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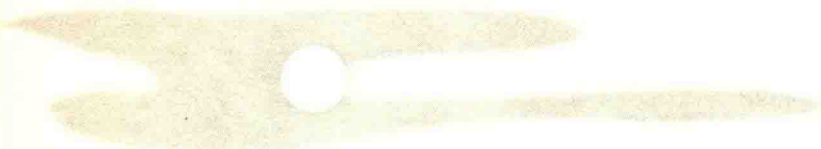
无影人

赵志明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无影人

赵志明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影人 / 赵志明著 .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
2016.7
ISBN 978-7-5306-6993-8

I. ①无… II. ①赵…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03234 号

无影人
赵志明 著

出 版 人 李勃洋
出 版 方 百花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电话传真 +86-22-23332651 (发行部)
+86-22-23332656 (总编室)
+86-22-23332478 (邮购部)
主 页 <http://www.baihuawenyi.com>
发 行 方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魏青
特邀编辑: 袁走着
装帧设计: 样子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X 1168 毫米 1/32
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0.75
字 数 250 千字
书 号 978-7-5306-6993-8
定 价 39.5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序：小说家的魔笛、隐身斗篷

赵志明

1998 年我开始写小说，结果就是把所有笔下的故事彻底写废了，不复记起。我一直以为，也许里面就有一些很值得玩味的情节，但故事早产的灾难犹如胶卷底片的曝光，不仅模糊只余轮廓，甚至一旦想要细辨心口就会隐隐作痛。2001 年至 2005 年，是我写作稍有心得的时间段，但也有十之六七的故事都是开了个头就被撂在那里，像烂尾楼一般让人心塞，里面有几篇是一直念念不忘的，因为其写出来必是杰作的不知道哪里来的自信导致它不得见天日。2005 年我来到北京，其间有八年时间我几乎没写下任何东西，如果写作是场战争的话，我只能是一败涂地的那一方。2013 年我终于忍不住重新开始写小说，暂不论效果如何，内心倒是定性很多，而且又有了诸多想法激荡不已。

这是一本小说集的序言，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写自序，是要问自己为什么写小说吗？是要问自己究竟想写什么样的小说吗？这固然是老生常谈，而且我私下以为，这是一个小说家早就应该深思熟虑的问题，是写作之初就应该搞定的问题，更何况一个小说家多谈这些

也着实无益。至于小说的师承技巧诸如此类，也是和读者毫无干系，最好少提，不提更佳。一个小说家写了一些小说，然后能够付梓成书，这是小说家的幸运，除了白纸黑字，我觉得实在没有什么说的。再之后被一些读者看到，或褒或贬，无可厚非，然则小说家也应该感到庆幸，此外无他。

正因为如此，为了写一篇差强人意的自序，我又翻看了所选篇目的小说，倒让我看出一些端倪，算得上自有意思。比如说，这部小说集的一大特点，竟然恬不知耻地涵盖了1998年至2015年，差不多可以一观我小说的全貌，岂不应了一句俗语，鸡毛绑在柱子上——好大的掸子。当然，也不全然是，说不定是扫帚呢，权当是我敝帚自珍之词了。比如《两只鸭子，一公一母》和《一根火柴》是我大学时写的，当时留下的作品寥寥无几；《我们的懦弱我们的性》写于大学毕业后；《四件套》《侏儒的心》《石中蜈蚣》写于2013年；最近的小说则是《广场眼》《昔人已乘鲤鱼去》等。

粗翻这些小说，涉及的内容很“杂”，很像一盘大杂烩。巧的是，作为一个南方人，从小我就一直喜欢一道名菜“炒大杂烩”，其实这是最不入流的，上不得喜宴台面，不过是把各种残羹剩菜倒在一起回锅炒热而已，看上去“色相”非常不好，但香味两全，很是下饭。中国小说自古以来难登大雅之堂，只供人们茶余饭后消遣，也类似“大杂烩”。这又算是我的敝帚自珍之词，厚着脸皮往自己脸上扑金抹粉。

我平时喜欢看传奇志怪类的小说，久而久之受其影响形成顽疾。举个我最想举的例子。在明清笔记小说中，经常有些奇人道士施展幻术，或剪纸为马，或撒豆成兵，可以让蚂蚁行军打仗，也可以让泥人

登台唱戏，绝对让人叹为观止。我一直渴望遇上这些家伙，磕头拜师，学成之后四海为家，凭手艺混碗饭吃，做不成大爷，也不自怨自艾，足以自得其乐。

小说家不就是像这些人吗，利用幻术让真的像假的，让假的像真的。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说容易也容易，说难也难。这是我的一点拙见。每个小说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绝活，属于不传之秘，轻易不示于人，但是，在他们表演的时候，也真是不遗余力，这一点倒是敬请大可放心。小说家就是字斟句酌，外加谋篇布局，舍此无他，不惜捻断胡须，拔光头发，苦心孤诣想要表演一个节目，谁也不想被人喝倒彩，都想着点击量、赞赏和影响力呢。

但是，有没有比较简单的方法判断一个小说家的类别和级数呢？祖师爷爷告诉我：拥有魔笛的小说家是主观派，拥有隐身斗篷的小说家是客观派。主观派小说家通过吹魔笛，召唤出各种人和物，级数越高的召唤出的越丰富。客观派小说家往往披着隐身斗篷，和被主观派小说家召唤出来的人和物混杂在一起，级数越高的越惟妙惟肖。双方井水不犯河水，相安无事，也都能各自达成目标不断升级。不过，如果有这样的小说家，不仅拥有魔笛，也拥有隐身斗篷，那会发生什么呢？

想想看（即使你不是小说家，也不屑成为小说家），在吹响魔笛后，又飞快地披上隐身斗篷，就好比 you 刚发出指令，然后你自己又接受了这个指令，这是不是很奇妙？

目 录

序：小说家的魔笛、隐身斗篷	001
---------------	-----

第一辑 浮生轶事	001
----------	-----

无影人	002
-----	-----

你的木匠活呵天下无双	020
------------	-----

石中蜈蚣	065
------	-----

匠人即墨	075
------	-----

昔人已乘鲤鱼去	089
---------	-----

凤凰炮	112
-----	-----

第二辑 乡关至亲	127
----------	-----

妈妈老了	128
------	-----

缩微胶卷	137
------	-----

广场眼	144
父母离婚二十年	153
事情就是这样的	162
侏儒的心	168
第三辑 我们的懦弱	179
有关莉莉周的一切	180
告别	217
两只鸭子，一公一母	225
一根火柴	236
我们的懦弱我们的性	253
楼上楼下的爱情	269
午餐之后是晚餐	290
四件套	311
连襟	327

第一辑 浮生轶事

无影人

我叫邓乙。我是一个读书人，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人。起初，我年纪尚幼，并不知道何谓读书，只是认字、背书，后来我发现，通过读书得到的乐趣，远远超过那句“读书改变命运”诱发的期待。通过苦读换取功名，真是奇蠢无比之事。

我的祖上也算殷实，但到了我这一代，家底已经基本败光，我的生活潦倒堪比乞丐。虽然如此，没受到众邻里多少白眼，多少算是沾了一点读书人的光。

他们内心里肯定十分地看不上我，但还没到看不起的地步，对我多少存有一点敬畏之心，可能是怕我日后咸鱼翻身，混上个一官半职的，再遇到了面子上不好看。其实我能不能做官，跟他们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我自己对此已经不存半分侥幸，他们倒比我更上心。这种心态带给我的唯一好处，是我经常能在衣食不继的时候，接受到他们的施舍。

明明是我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他们及时送来箪食瓢饮粗布土衣，反倒带着一脸歉意，看上去比我更不安，似乎他们的好意，反倒让我低鄙了。

这有点好笑。

我常常想，不如不去读书了，随便找点什么营生，先养活自己再说。一个男人，有手有脚，没有什么是不能做的，大不了从头学起罢。然而，事情比我想的要复杂很多。我去找铁匠，找屠夫，找卖油翁，他们不是不缺助手学徒，只是不愿收我，更不敢用我。我毛遂自荐，他们却连连摇头摆手，觉得不可思议，也惶恐不安，潜台词是：“不要开玩笑，你一个读书人，怎么能做我们这种粗人从事的活计！”似乎他们不读书，也就和读书人划清了界限，读书人万万不可做他们的事。

这件事也惊动了地保、乡愿、富绅，几个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齐约着到我家中小坐，不外是苦口婆心劝我坚持下去，童子功不易，放弃了实在可惜。既然已经坚持了这么多年，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读书是很苦，但只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方圆左近没有几个读书人，风水轮流转，总有出头日。

对于我迟早能够“守得云开见月明”，他们比我更信誓旦旦。

就这样，我撑到了三十岁。人生而立之年，我却差一点没有了立锥之地，家徒四壁，足以饿死蚊子苍蝇老鼠，身外之物，唯余散落一地的书简和徒随我身的影子。

那些书简我读过多遍，闭目能诵，翻览批阅，册线裂散。有一次，我随手整理一部册书，意外发现打乱了顺序的竹简，拼贴起来的文字，却带来一种新奇的阅读体会。以前我观书，遵循的不外是孔孟老庄，诸子百家，各有渊源，各成其派。现在打乱了看，诸子百家经道儒释，杂糅在一起，一会儿如云里雾中，一会儿似醍醐灌顶，每有

会意，难求甚解，只有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大是快活。

这种读书法，估计没有人会去尝试，我也是偶然为之，渐渐成了习惯。即使从别处寻得完整成册的书籍，我也一定要弄散打乱，和其他竹简混成一堆，然后随意翻阅。遇到奇怪的文字组合，我便或默念，或高诵，以为奇哉怪也。

有一天，我翻看竹简，发现这样的一串汉字：王壬土土开升。我觉得奇怪，不觉读了数遍。又一日，我再次遇到这串汉字，不过顺序有了变化：王土开壬土升。

我记得在一本书里看到过关于古人王土开的一条记录。王土开有一天在闹市行走，他的鞋子突然从脚上脱落。好像被一个看不见的人穿在脚上，鞋子自行往前，走出几步之后，开始悬浮于半空。当时看见的人都觉得怪异，只有王土开神色如常，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我以为这是笔误，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人，不管他叫王土开，或者叫壬土升。

自从遭遇了这些奇怪的汉字组合之后，我总感应有些奇怪的事情正在发生，有时在我身上，有时在我周遭，只是十分地说不清楚。据说女人行经前后，也有类似奇怪的反应，称之为“有些东西要来了”“有些东西要走了”，来之前走之后，总是不十分的爽快干脆。

比如，我觉察不出饥饿，也很少感到困乏，以至于我的高邻们认为我有抑郁症的倾向。他们极力拉我出去吹风晒太阳。看到我地上的影子，他们也会找到劝说我的理由：“你看看，你的影子跟张三的也不一样。张三的影子何其雄壮，而你的影子都干瘪了。”

张三比我高一头，比我宽一个肩膀，我们俩的影子怎么比。我感

到沮丧，脚步沉重得厉害，好像双腿戴上了一副脚镣，迈不出去，走几步汗就淌下来了。他们又对我的出汗发表高见：“你的身体虚弱倒则，走路都出汗。看样子是要锻炼锻炼身体了。”我伸出手掌揩汗，随手将汗挥洒到地上，有几滴掉落在我影子上，我的影子似乎多出一身毛，就好像落水狗抖落身上的水珠子一样。

我眼冒金星，呼吸困难，最后几乎要赖逃难一般回了家，将门户紧闭，和衣闭目困卧在床上，像挺尸一般。入夜之后，我依然了无困意，散乱的书简堆在脚边，我也不想看了，只是对着一盏孤灯，暗自出神。

没有一点风丝，我的影子却在地下墙上游移波动，一会儿拉长，像一把斜靠在墙上的扫帚，一会儿又整个缩回到凳子底下，像是受惊的蜗牛收回长长的触角。

我突然意识到，造成我行路困难的罪魁祸首，很有可能就是我的影子。你看啊，我站在路面上，它却一个劲地往地下钻。我往前走，它却向后面退，明显的南辕北辙。想到这里，我猛地掌掴桌子，发出“砰”的一声，不经意吓了我自己一跳。

烛火也跳了一下，明暗流转，影子从凳子底下蹿了出来，铺散成一片。

我看着我的影子，它似乎犹豫着，也在揣摩我观察我。

我手指着我的影子说：“独坐无相亲，对影成双人。我和你时时刻刻相伴，你为什么让我脚步都迈不动，难道你就不能对我好一点吗？”

这其实是毫无来由的神经病话，说是自言自语也不为过。如果身

边有阿猫阿狗，有花草树木，有月亮星辰，估计我也会对着它们埋怨几句。

没想到，真的出乎意料，打死我也不相信，我吓了个半死，汗毛孔都竖了起来，周遭的空气顿时也不好了。我的影子竟然像一条蛇，从地上昂起头来，只差吐出分叉的红信。

它说：“你想让我做什么呢？但有所命，莫敢不从。”看到我惊吓过度，口不能言，它又安慰我说：“我确实是你的影子，本来应该形影相随，不敢逾矩的。只不过你无意中念出咒语，才给了我活动的自由。”

我壮起胆子问它：“是什么咒语？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

影子说：“王壬土土开升。”

这个我记得，但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联，我却想不明白。

“是这样的，”我的影子说，“譬如你是王士开，我就是壬土升。有一个人，姑且就叫他王士开吧，喜欢博古，无意中通晓了某种法术，能让他的影子复活，后来他就将这道法术封印在一个口诀中。”我稍微有点反应过来。

我的影子继续说：“你是误打误撞碰上了。其实正确的口诀应该是 AA'BB'CC'，ABCA'B'C'，A'B'C'ABC。这样重复数遍，影子才会被唤醒。”

可能是我当时觉得奇怪，不自觉地各种组合都念了好几遍，觉得“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完全没想到有这一层意思，无意中将自己的影子释放了。

“那么，我先问你，”我愈发好奇起来，“你为什么会成为我的影

子？你现在这样，还能算是我的影子吗？”

我的影子说：“为什么我会成为你的影子，这个答案我也不知道。不过一旦复活，我可以继续做你的影子，也可以离开你。人和影子之间是有契约的，双方都不得违背。”

我问：“契约？是什么契约？”

我的影子说：“人跟影子的关系，与人跟鬼的关系很类似。其实，鬼也被称为鬼影子。附着在人身上的影子，有向土性，就是随时随地想要钻入地下。不过，人只要活着，就只能生活在地面上，不可能被影子带往地下。双方就像在拔河。到最后，人死了，影子胜利了，终于得以渗入地下，再也无迹可寻。只是，这种自由是相对的，从今往后，影子就只能生活在地下，如果想要来到地面上，也只能选择在无光的黑夜。因为有了人体，影子完全无法抵抗光线，会被光线灼伤，甚至分解。”

我问：“那你就不怕光吗？”

我的影子说：“你还活着，而且我又得你亲口敕令，所以我是能在地面自由活动的。但是，如果我要离开你独自生活，还必须完成契约，满足你提出的三个愿望。”

真有这么神奇吗？我将信将疑，不自觉地就提出了第一个愿望：“我读了半辈子书，和同行打交道越来越少，也不愿意和这些人有什么来往。我怎么会一步步变成这样的？我特别想跟十几年前的那个我谈谈，你能够做到吗？”

我的影子说：“这有何难。”说罢，影子突然波动起来，化为一道黑烟。一会儿黑烟散去，一个少年站在了我的面前，分明就是十五年

前的我。我再看地上，我的影子已经不复可见，再看那少年，也是没有影子的。

我和十五年前的我彻夜长谈，谈古论今品诗赏文，不觉东方已泛白，金鸡已唱晓。我跟少年依依不舍，无奈朝阳喷薄出霞光万道，已经从门窗透射进来。少年化为青烟散去，影子再次匍匐在我脚下，完全看不出是有生命的物体。

自此，我已经全然相信影子所言不虚，对影子的一些奇怪行为也就习以为常。比如我明明站着，我的影子却是坐着的。光线明明从西边照过来，我的影子却也是落在西边。旁人若是见到了，难免觉得怪异，以为是自己眼花，那是因为我的影子纠正错误还算及时，又落回它的位置，变得老老实实无可挑剔。尽管如此，众人的疑心还是越来越大，好像我额头上写着“妖怪”二字，随时变身要吃人的架势，他们看我的眼神也不对劲了。

我担心被众人排斥赶走，心里想着，此时若是有一位贵人出来说一句话，或者自己就是一位贵人，这些就都不算多大事了。可惜的是，我读了几十年书，越读下去想要做官的心越寒，别说自己成为贵人，真正的贵人是见也没见过，听也没听过。

真正的贵人是怎样的呢？我心里这样想着，口中便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我的影子似乎早就等我有此一问，立刻摇身一变化作达官显宦，官帽官服官靴，官威俨然，连说话都打着官腔，看着我从鼻子里喷出一声“嗯”来，走路都端着官架子，反客为主径自坐在了上首位。我没想到我会和一位朝廷大员面对面，居于同一个斗室之内，虽然明知

是影子幻化而成，仍然心里打鼓没有底气，十五只井桶吊在井里七上八下，不知道如何是好。我上前朝他施礼，他理都不理我，看都不看我。我垂手恭站一边，大气也不敢出。他眼观鼻鼻观嘴嘴观心，似乎已经睡着。我站立时间久了，双腿发麻，像接受酷刑一般，巴不得这样的觐见赶紧结束。却见假寐者摇摇晃晃，突然摔倒攒在地上，溅成无数墨点，墨点汇聚到一起，又重新变回了我的影子。

“怎么样？”我的影子说，“做官之道在于耐心，轻易不表态。也就是俗话说的，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被人戳着脊梁骨骂祖宗八代，也能安之若素，面不改色心不跳。仰上，上级放个屁也要做成一个道场；欺下，下面顶着天大的冤屈，也丝毫不入法眼不为所动。”

我说：“这么说来，官员需要厚脸皮，也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啊。”

我的影子说：“那倒不至于。掉在钱眼儿里的能疯狂敛财，一心求官的能攀龙附凤，不过是沉醉其中，目无余子，不及其他罢了。你要是不信，明天我们一同外出，我自会让你体验什么叫作得意忘形。”

第二天，我依言外出，走着走着，就发现来往行人都对我指指点点，似乎我背着一个大壳。很快我就意识到他们关注的是我的影子。说它花样百出，一点也不为过，它好像变色龙一样，随时根据背景改变着自己的形态，白云苍狗，须臾万象，行云流水，目不暇给。

当它呈现出一个妙龄少女的婀娜体态时，我瞬间坠入爱河，爱上了它。

自小及大，我从没有亲近过女色，虽然我在街市上看到过仰慕过、意淫过很多女子。她们是那样吸引我，可是我自惭形秽，不敢迈步上去搭讪。不管是小媳妇，还是大姑娘，我都不敢正眼瞧她们，悄